

## ● 老中医经验 ●

## 潘敏求主任医师治疗肺癌经验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410006) 潘 博

关键词 肺肿瘤; 名医经验; 中医病机; 辨证论治; 潘敏求

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简称肺癌)为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上升<sup>[1]</sup>。外科手术是根治肺癌的主要手段,但手术率仅 20%~30%<sup>[2]</sup>,放疗、化疗各有其适应症和限制,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潘敏求主任医师用中医药治疗肺癌,已形成系统完善的学术思想和独有的风格,现将其整理介绍如下。

## 1 病因病机

肺癌的病因虽尚未完全明了,但已认识到与吸烟、电离辐射、化学致癌物、烟灸、煤的其他燃烧物、大气污染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祖国医学病因学说称之为“邪毒”,为外因。其内因方面与慢性肺疾病、营养、细胞遗传、基因异常、精神创伤、情志变化等因素有关。肺主气、司呼吸,长期吸烟,烟毒辛热之气内蕴,郁积肺窍,阻塞气道,灼伤津液,阴液内耗,肺阴不足,气随阴亏,导致肺气阴两虚。当人体正气虚弱时,易于感受外来邪毒侵袭。如工业废气、烟灸、化学、物理致癌物等邪毒入侵,蕴郁于肺,致使肺气受阻,宣降失司,津液失于输布,聚结为痰,痰凝与邪毒互结,瘀阻脉络,聚积胸中,逐渐形成肺部肿块。清·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中记载:“邪积胸中,阻塞气道,气不得通,为痰……为血,皆邪正相搏,邪气胜,正不得制之,遂结成形而有块。”因此肺癌的主要病因病机为肺气阴虚,邪毒蕴郁,痰毒互结,瘀积成块。

## 2 辨证论治

在治疗方面,使用益气养阴、清热解毒法(养阴清解法)的药物组成肺复方用于临床。肺复方药物组成:百合、熟地、生地、玄参、当归、麦冬、白芍各 10g 沙参、桑皮、黄芩各 15g 蚤休、臭牡丹、蛇舌草各 30g 方中百合、麦冬益气养阴、润肺止咳,蚤休清热解毒、化痰止痛,共为君药;生地、熟地配白芍养阴凉血、滋阴壮水,共助益气养阴,沙参助百合、

麦冬滋阴生津、润肺止咳,臭牡丹、蛇舌草清热解毒、散结止痛,助蚤休解毒化痰,共为臣药;桑皮、黄芩、玄参泻肺清热、止咳化痰、清咽利膈,共为佐药;当归为使药。诸药合用,共奏益气养阴、清热解毒之功。阴液充足,邪毒自清,痰化热退,咳嗽自己。潘老指出:因肺癌的病理机制和演变过程十分复杂,在辨证论治中必须结合临床分期、病理类型或是否接受手术、放疗、化疗等情况综合分析,从 3 个方面论治:(1)辨证与辨病结合。潘老临诊时分三步,第一步,疾病早期,病程较短,病情较轻,病机的关键为邪毒与痰瘀交结,停留在局部(肺部),结块不大,临床出现咳嗽、痰血、发热、胸痛等症状,有的症状不甚明显,邪气虽实,但正气尚存,一经确诊,应抓住时机,实施手术、放疗、化疗及中医攻邪为主的积极治疗。第二步,疾病中期,经历一段系统的攻邪治疗后,人体正气逐渐衰退,脏腑功能受损,即使已经手术,仍余邪未尽,邪毒未清,易于复发转移,此时,重点在于扶植正气,养全身气血,保护脏腑功能,寓攻于补,即攻补兼施。第三步,当疾病进入晚期,正气极虚,病机转化为气阴两伤,痰毒炽盛,局部病变已无法阻遏,遂逐渐向肺内蔓延,向肺外传变遍及全身,游历肌肤,皮里膜外,发为瘰疬集结于体表、腠理。浸渍肋肋、胸膜发为悬饮,甚至侵犯心包;内陷脏腑、腹腔、聚积肝肾等组织,形成肿块;深着四肢、骨骼致骨疽溶骨骨折;上注清窍致头痛、呕吐,甚则偏瘫失语。病情已演变为肺癌晚期,皮下、胸膜、心包、肝、肾、骨、脑等组织多处转移,均系临床疑难重症或急症,必须采用中医“急则治其标”的原则,与放疗、化疗、手术等多种方法相结合进行对症治疗,以求减轻症状。潘老用药有以下经验。①肺癌脑转移:基本方加全虫 5g 僵虫 5g 蜈蚣 2 条、红花 5g 姜皮 10g 菊花 15g 川芎 15g 以此搜风通络、化痰利水(可配合局部放疗、手术、 $\gamma$ 刀

等)。②肺癌骨转移:基本方加鹿角胶 10g 肉桂 3g 补骨脂 12g 菟丝子 12g 仙灵脾 12g 骨碎补 20g 以此温阳补肾、强筋健骨(可配合局部姑息放疗,双磷酸盐抑制破骨细胞等,必要时使用核素治疗)。③肺癌肝转移:基本方加制鳖甲 12g 苏木 12g 莪术 12g 陈皮 10g 鸡内金 10g 以此软坚散结、健脾理气(可配合局部手术、射频消融、介入、氩氦刀、热疗等)。④胸腔心包积液:基本方加苏子 10g 葶苈子 10g 麦冬 15g 五味子 10g 姜皮 10g 芫花 3g 以此泻肺逐水、下气平喘(可配合胸腔、心包抽水注药)。总之,潘老根据患者病势缓急以及临床症状表现不同,其综合治疗方法和用药加减各异。(2)舌脉参合。潘老特别强调,在临床实践中,必须根据不同患者、在不同临床时期,或接受手术、放疗、化疗不同治法等情况综合分析,严密观察病情演变,恪守病机,审证求因,舌脉参合,在基本方基础上随症加减。气短乏力加黄芪 15g 党参 15g(或白参 10g 西洋参 10g);胸痛、舌质紫暗有瘀斑加红花 6g 桃仁 10g 痰血加蒲黄炭 15g 藕节炭 15g 生大黄 10g 仙鹤草 15g 痰黄加胆南星 10g 地丁 10g 芫花 3g 低热加丹皮 10g 地骨皮 10g 高热加生石膏 20g 生地 15g 羚羊角 3g(或犀角 6g)。潘老曾报道用肺复方治疗 78 例经病理证实的中晚期肺癌患者<sup>[3]</sup>,治后瘤体稳定率为 70%,1 年生存率为 59%。又以肺复方(中药组)与化疗(化疗组)对照,共治疗中晚期肺鳞癌 80 例<sup>[4]</sup>,治后中位生存期:肺复方 420 天,化疗 240 天( $P < 0.05$ )。1 年生存率:肺复方为 57.5%,化疗为 25.7%( $P < 0.05$ )。潘老还从治后生存期与舌质、舌苔、脉象的关系进行分析:①舌质淡红,苔薄白,脉细弦或细数者,1 年生存率较高,是因为淡红舌质,薄白苔,脉细弦或细数,多为肺气阴两虚型正常舌脉。肺癌患者大都具有伤阴之病理变化,具有此种舌、脉的肺癌患者一般来讲机体内阴阳平衡较为稳定,正气尚强,能抵御邪气,癌瘤发展相对缓慢,故疗效好。②舌质红干,脉弦、数大,多见于肺癌晚期病情正在恶化的患者,此类患者肺气阴两伤,邪毒炽盛,除肺气虚外,往往还兼有心气虚、肾气虚,正虚邪盛,癌瘤无法阻遏,向肺内蔓延,向肺外转移,故预后不佳。临床这种客观病证变化,同样验证了肺癌传变规律。(3)重视脏腑关系。潘老

在临床治疗时十分重视肺脏功能及五脏之间生克关系。如患者头面部浮肿、颈静脉怒张、胸闷气急、不得平卧,甚至喉中痰鸣,阻塞气道,出现呼吸紧迫之危症,此为癌瘤压迫上腔静脉,应重点考虑“肺失肃降,水道不通”,宜在基本方中加陈皮、腹皮、姜皮、桂枝温阳利水,通调水道,水道得通,肃降乃主,浮肿气逆自平。如患者咳嗽痰多,胸闷气促,牵引腹满胀痛,甚至大便秘结,莫冥所苦,应重点考虑“肺与大肠相表里”,脏病及腑,宜在基本方中加枳实、大黄、厚朴、桃仁,荡涤肠道,急下承阴,如釜底抽薪,气逆满闷自除。若患者津伤火灼,阴液亏损,声微气弱,宜在基本方中加白参(或西洋参)、黄芪、枣皮、枸杞、女贞子,肺肾同补,金水相生。若临床上出现棘手的癌性高热,伴手足逆冷,宜在基本方中加羚羊角,清肝降火;加附片,益火之源,回阳救逆,抑制肝木侮金。

### 3 讨 论

潘敏求主任医师认为,肺气阴虚,邪毒蕴郁,是肺癌的主要病因病机,而采用益气养阴、清热解毒法(养阴清解法)治疗,并以该法组成肺复方用于临床治疗,已积几十年的临床经验,能改善肺癌症状、稳定瘤体、提高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期,有的患者甚至肿瘤消失达到完全治愈,还用于术后康复治疗 and 防转移复发的治疗,潘老指出,因肺癌的病理过程及病情演变极为复杂,在临床实践中,必须恪守病机,审证求因,结合临床分期,病理类型,病证结合。根据不同患者在不同临床时期,或接受手术、放疗、化疗等不同治疗方法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在基本方基础上随症加减,合理用药。若基本方久服,或素体阳虚,恐滋腻碍脾,宜酌加炒白术、茯苓、陈皮、砂仁、内金、麦芽、山楂等,健脾消食,确保脾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培土生金。

#### 参考文献

- [1] 孙燕. 内科肿瘤学[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 640—641
- [2] 潘敏求. 中华肿瘤治疗大成[M]. 石家庄: 河北科技出版社, 1996 381—382
- [3] 潘敏求, 黎月恒. 肺复方与化疗对照治疗中晚期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80 例报道[J]. 中国医药学报, 1990 3(5): 19—21.
- [4] 黎月恒, 潘敏求. 中药肺复方治疗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78 例[J]. 北京中医, 1988 1: 22—23

(收稿日期: 2010-05-03)